

20世纪西方哲学

# 在康德的 唤醒下

汤姆·洛克摩尔 著  
徐向东 译



PHILOSO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IN KANT'S WAK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汤姆·洛克摩尔 著  
徐向东 译

# 20世纪西方哲学 在康德的 唤醒下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7-542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康德的唤醒下:20世纪西方哲学/(美)洛克摩尔(Rockmore,T.)著;徐向东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1

(同文馆·哲学)

ISBN 978-7-301-16152-4

I. ①在… II. ①洛…②徐… III. ①哲学史-西方国家-20世纪 IV. ①B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22872号

版权声明

© 2006 by Tom Rockmore

Translated from *In Kant's Wake: Philoso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Tom Rockmore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Oxford.

Translated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from the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version.

Responsibility of the accuracy of the translation rests solely with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not the responsibility of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简体中文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书 名: 在康德的唤醒下——20世纪西方哲学

著作责任者: [美] 汤姆·洛克摩尔 著 徐向东 译

责任编辑: 田 炜

封面设计: 一瓢设计公司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6152-4/B·084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philo@163.com](mailto:pkuphilo@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15印张 208千字

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0.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 中译本序言

这是一本关于 20 世纪西方哲学的书。它是要描述那个时期的全部争论的一个初步努力；也是要评价 20 世纪西方哲学的重要性的一个首要尝试。

从古希腊开始直到现在，知识问题都是西方哲学传统的一个主要成分。在现代，关于知识问题的争论受到很多思想家的有力影响，尤其是受到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的影响。自从 18 世纪以来，康德的那种深远的影响就继续规定了知识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甚至规定了用来表述这个问题的词汇。

我将按照四个主要趋势的发展来讲述 20 世纪西方哲学的故事，其中每个趋势都是在上世纪开始的时候出现的，它们是：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大陆哲学、美国实用主义和英美分析哲学。

在这些运动当中，每一个运动的命运都各不相同。马克思主义是立足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观点，它在前苏联斯大林主义的暴行被揭露出来后变得不太流行。而在西方，它在苏联解体后进一步衰落了。大陆哲学指的是在 20 世纪即将开始的时候由埃德蒙德·胡塞尔所开创的现象学运动，它包括马丁·海德格尔、莫里斯·梅洛-庞蒂以及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等人。美国实用主义，这个唯一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哲学趋势，是在 19 世纪 70 年代在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的著作中开始的，而皮尔士当时仍然不太为人所知。实用主义的其他代表人物包括威廉·詹姆士、约翰·杜威，最近也包括跨界人物理查德·罗蒂。英美分析哲学在英国开始于 G. E. 摩尔和伯特兰·罗素的工作，路

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后来加入罗素之列。分析哲学后来通过鲁道夫·卡尔纳普这样的分析人物的到来而扩展到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其最重要的代表是 W. V. O. 蒯因。分析哲学继续在英语哲学界的争论中占据统治地位。

在描述不同的哲学趋势时,我也是在表达这些观点。就马克思主义而论,我将揭示马克思的见解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重要差别:马克思的见解受到了黑格尔和德国观念论的影响,而且仍然与之很接近,而马克思主义是从恩格斯那里引来的,与实证主义很相似。就大陆哲学而论,我将揭示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之间的基本对立:胡塞尔是大陆哲学的奠基者,而海德格尔也许是其最重要的反对者,几乎在现象学的每个方面都不同意胡塞尔的观点。对于英美分析哲学来说,我将提醒读者注意罗素的观点和摩尔的观点之间的张力,而在维特根斯坦介入这场争论后,这种张力导致罗素的观点获得了相对优势。在讨论实用主义的时候,我将强调皮尔士的重要性,而皮尔士事实上就是最有力的美国哲学家和实用主义的奠基者。

我的论点是,20 世纪西方哲学可以被描述为对康德的一系列反应。这个论点贯穿本书,并再次占据了本书最后一章。对康德的最重要的回答是黑格尔从一个历史的观点对知识概念的重新表述。20 世纪西方哲学基本上缺乏历史视野。在主导这个时期哲学讨论的那四个主要趋势中,历史视野都消失了。就知识而论,我想要建议的是,向前看的方式就在于返回黑格尔在回答康德的时候所提出的这个见识:知识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过程。

最后,我想感谢本书译者徐向东教授——我所结识的一位同事、朋友和优秀的哲学学者。我很高兴他能够在他众多的研究计划中抽出时间来接手这项翻译工作。我希望本书对于那些想要了解 20 世纪西方哲学概貌的中国读者来说是有用的。

汤姆·洛克摩尔

2008 年 10 月 7 日

# 目 录

中译本序言/1

导 论/1

第一章 论解释 20 世纪哲学/13

第二章 康德与后康德的争论/27

论现代哲学的背景/29

论康德与当时哲学背景的关系/33

康德致马库斯·赫茨的信/35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两个认识论解决方案/41

作为建构主义的“哲学中的哥白尼革命”/45

康德的哥白尼革命、科学与形而上学/48

康德在哲学和形而上学中的哥白尼革命/51

康德、黑格尔和历史转向/54

第三章 论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63

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和费尔巴哈/66

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的《论费尔巴哈》/69

卢卡奇、科尔施、科耶夫和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74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78

论马尔库塞和阿多诺/82

对哈贝马斯和马克思主义的补充论述/85

第四章 作为认识论的实用主义/99

论实用主义的起源和实践行动理论/102

皮尔士论笛卡尔的基础主义和知识/104

詹姆士和皮尔士之后的实用主义/110

杜威,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实用主义者/116

罗蒂与新分析的实用主义/122

## 第五章 作为现象学的大陆哲学/134

现象、现象主义和现象学的早期形式/135

胡塞尔和现象学运动的起源/139

海德格尔和后胡塞尔现象学/147

萨特、梅洛-庞蒂和法国现象学/155

海德格尔的解释学学生:伽达默尔和德里达/162

## 第六章 英美分析哲学/177

论分析哲学对观念论的反叛/178

分析、分析性和分析哲学/182

摩尔、罗素和早期分析哲学/186

论维特根斯坦/192

维特根斯坦、维也纳学派和日常语言哲学/196

分析哲学在美国/200

## 第七章 康德与 20 世纪哲学/213

康德是 20 世纪哲学的背景吗? /219

20 世纪哲学取得了什么成就呢? /223

黑格尔、康德的后果和 20 世纪哲学/228

译后记/231

# 导 论

[康德的关键见识]被提出差不多两百年后,仍然没有被充分地吸收进入哲学意识中。<sup>[1]</sup>

——彼得·斯特劳森

我相信,康德遗留给我们的并不是这样一个单纯的观念,这个观念既是哲学所不可或缺的,又是在他之前的哲学不曾具有的,或者不是在他之后的哲学通过人们的反思(对科学用来解释自然的假说的反思)的增长就注定要获得的。总而言之,在我看来,与其说哲学进步的真正路线是从他那里延伸下来的,倒不如说是以他为中心而展开的,而我们现在就站在他原来所站的那个点上。<sup>[2]</sup>

——威廉·詹姆士

本书试图对一个很明显、但也很困难的问题提出一个回答,即:在20世纪哲学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目前的论述将限于西方哲学。尽管其他类型的哲学比如说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也值得讨论,但那是超出我能力的事情。以下论述不力求详尽和完备,也不想与哲学史相竞争。与哲学史家不同,我无意描述一切,包括每一位主要思想家,每一篇主要文本,每一个主要讨论,哪怕只是概括性地这样做。我的目的是要在一个导论性的层次上对这个时期的西方哲学做一个一般性的描绘。当读者读完本书的时候,他们可以对上个世纪的主要思想家、主要问题和争论的本质得到一个初步印象。不像那些更加专门的论述,本



书不会努力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到一个单一的运动、趋势、潮流、观点、语言或文化上<sup>[3]</sup>。既然我的叙述是选择性的,引导它的东西就不是那种要把在这个论题上应该说的一切都说出来的关注,而只是这样一种冲动:本书所假设的读者不是某个哲学领域的专家,我希望在任何一个受教育的读者都能接受的层面上,很清楚、很简洁地把一些本质的东西说出来。

我将按照一系列主要的运动来描绘这个时期的争论。这种探讨方法是由哲学本身的自我组织暗示出来的。甚至在柏拉图在雅典建立学园之前,哲学家们就已经围绕那些被认为很重要的思想家把自己组织成为各个学派。通过创造一些非正式的或者有时候很正式的群体(这些群体的成员认为自己是工作在某个哲学范式中),这种实践在今天被继续下来。

我们至少可以表明,正如很早以前在苏格拉底的实践中就示范出来的那样,哲学之所以值得被称为哲学,就在于那种围绕一系列问题而展开不同探讨的对话。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集》(1641,1644)不仅得到了伽桑狄和阿诺德这些很友好的回答者的讨论,而且也被那些不太友好的观察者例如霍布斯等人所讨论。莱布尼兹,这位不知疲倦的通信者,几乎与他那个时代所有重要的人物都保持联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1781,1787)一出版就在海内外具有不同观点和信仰的思想家那里激起了反响。不过,在我的目前讨论中,我已经缩小了讨论的结构,基本上只关心实用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的对话,马克思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信奉分析风格的思想家与具有类似观念的思想家的对话。

为了便于处理我的讨论,我已经选择把焦点只放在四个主要的运动上:美国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大陆”哲学以及英美分析哲学。在这些运动中,每一个运动都是在20世纪开始之际显现出来的,并一起开始占据统治地位。没有任何哲学论述是完全中立的,因此,每一个运动都反映了一种观点。即使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并不像在欧洲大陆那么流行,但它似乎也值得被包括进来,因为长期以来它就是这个时

期主要的哲学运动之一。

我们关注的焦点是运动而不是个人,这样做有一个进一步的理由:我们与 20 世纪仍然很接近,因此就不太容易知道,随着时间的流逝,什么东西可能会显得重要,或者甚至作为一个合法的关注而幸存下来。在 21 世纪开始之际,我们现在并不知道我们的后辈在一百年后将会读谁,或者甚至将会思考哪些问题。少数主要的思想家设定了 20 世纪争论的议程,我们不妨按照他们的观点来考虑一下这个时期的思想。尽管任何这样的列举肯定都是有争议的,但如果我们希望把在上个世纪最有影响的几个人物列举出来,那么其中可能就包括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或许可能也包括蒯因。这样一份名单更加关注的是一个特定的思想家的影响,而不是一个特定的思想体系的持久性甚至重要性。但是,即使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份最重要的思想家的名单上达成一致,其他的困难也会出现。一个思想家的的重要性是应该按照那个人自己的研究成果来评价,还是应该按照对他的研究成果做出回应的人的数量来评价,抑或是按照二者的某种组合来评价?评价哲学与投票选举总统是不一样的,或者与声望的竞争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现在还无法知道这些思想家或其他思想家在将来能否被认为跻身于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家的行列。比如说,尽管皮尔士在其一生当中都没有得到重视,而且就像大家都知道的那样,得不到一个终身教职,但在现在,他有时被认为是美国唯一的哲学天才。又如恩格斯,这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人物,现在至多被认为是一位有天赋的业余爱好者。

这样一种探讨是有一些明显局限的,其中一些局限可以被立即指出来。一个局限是,这些趋势并不是固定的,就像被铭刻在石头上那样,而且肯定不是与世隔绝的。有些跨界人物属于(或者可以被合理地认为属于)不止一个单一的趋势。目前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那位最变化多端的思想家理查德·罗蒂,一开始他是分析哲学天空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于是也就成为分析哲学趋势的一个成员;后来却在表面上偏向实用主义,于是就成为实用主义趋势的一个成员,与此同时,他也“正式”背离了所有类型的哲学,实际上不属于任何一种趋势。

避免这样一个印象也很重要,即:任何一种趋势都有一个完整和统一的特征。在这些即将展现的哲学潮流中有很多变化,它们不仅为了占据优势而斗争,而且甚至也公开对立,但我们主要是在一种理想的形式中来描绘每一种趋势,而不是把任何单一的见解都完全反映出来。因此在下面我们就会看到,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观点在很多不同的层次上是不相容的。皮尔士经常抱怨詹姆士对其观点的理解。蒯因的整体论直接对立于主流分析哲学多年来的一个努力,即试图通过理解语词与事物是如何相联系的来解决指称问题。甚至马克思主义——它对哲学问题施加了严密的控制——也很容易产生激烈的分歧,比如说在卢卡奇对恩格斯的批评中,后来被取消了。

本书写作于新世纪开始之际,在这个时候,这四种趋势的命运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上个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些运动,到现在如果说还没有死去的话,至少在表面上已经衰落了。其他运动则处于欣欣向荣的状态,或者甚至在重要性上有所突破。马克思主义似乎一度在政治上许诺过一种更加美好的生活。它为苏联的解体付出了人们已经预料到的代价,而除了在少数国家外,马克思主义好像已经不可逆转地衰落了。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的衰落已经导致了一个广为流传的哲学信念,即,它对于我们所要讨论的争论没有什么重要的贡献。

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的状况就显得有些不同了。“大陆”哲学是一个既可以在很广泛的意义上来加以使用又可以在很狭窄的意义上来加以使用的术语。它被广泛地用来指称写于欧洲大陆的所有形式的现代哲学,包括一系列范围广泛的思想家,例如从蒙田和笛卡尔到目前的哲学家,也包括构成德国观念论的那个系列的思想家,克尔凯郭尔和尼采以及各种形式的德国新康德主义。在狭义上,这个术语也被用来主要或者完全指胡塞尔和各种后胡塞尔的现象学,其中也包括在欧洲之外的其他地方(例如美国和加拿大)对现象学的讨论,就像目前英语世界中的流行做法一样。我主要是在后面这个更加狭窄的意义上使用“大陆哲学”这个说法,在本书中,我将遵循公认的实践,在这个意义来谈论大陆哲学。

仍然有大量的大陆哲学家,也就是说,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大学或学院的哲学系任教的这样一些思想家,他们承认目前或以前在欧洲大陆所形成的某种哲学。不过,这样说是很公正的:就“大陆哲学”这个术语的狭窄意义或者胡塞尔的意义而论,它原来的使命是要用胡塞尔所采纳的那种方式来探究现象学,但这个使命现在已经不复存在,或者很少存在。这场看似很庞大的运动是为了回应胡塞尔所特有的那种现象学而产生出来的,但很快就不断偏离胡塞尔的教条。不仅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的一系列关键思想形成了直接的对立,而且海德格尔的信徒,包括伽达默尔和德里达,很长时间以来就已经停止使用“现象学”这个术语,偏向于“解释学”这个术语。

分析哲学现在也在不断变化,甚至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于我们要问我们是否还可以使用同样的术语指称这一趋势。确实,出于一些在学界内部与权力相关联的政治理由,在那些重新塑造自己命运的思想家和那些被认为是分析哲学家的思想家之间,仍然有很紧密的内聚力。但是,在原来的冲动中还有什么东西残存下来,这是一个尚无定论的问题。英美分析哲学,自它在英国产生以来就一直是一场混合运动,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接近学说上的统一性。对于我们所要考察的这些运动来说,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真的,但对于分析哲学来说尤其是真的,因为在我们所要讨论的那四个运动中,唯有分析哲学不是一个单一的思想家的产物,而至少是两个重要的思想家的产物。罗素和摩尔,分析哲学的这两位奠基者,有着很不相同、而且经常是互不相容的观点。摩尔的背景是在古典学中,而罗素是从数学转向哲学的。我们可以表明,他们两人主要的一致性就在于他们都反对 19、20 世纪之交在英国占据统治地位的英国观念论,因此推而广之反对一切观念论。除了与观念论的对立外,也有一些学说成了分析思潮的特征,但并非其中所有的学说都为分析哲学家所赞同。这些学说大致包括传统的英国经验论、对指称或意义理论的关注、语言分析、意义的经验标准,等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当早期分析哲学在剑桥从罗素和摩尔的著作中凸显出来时,这些学说都是它的典型特征,但在后来,它们就因为不

同的理由、以不同的方式丧失了根据,或者干脆被抛弃了。对经验主义的承诺是早期分析哲学的突出特征,而且把它与英国的古典经验论联系起来,但这个承诺在晚期维特根斯坦那里就开始受到了强烈的攻击。最近,分析运动已经开始分裂为(或者也许已经分裂为)一系列断片。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分析哲学思潮的四位主要人物是蒯因、普特南、戴维森和罗蒂。普特南已退休,蒯因和戴维森已经去世,只有罗蒂仍然活跃(编者按:罗蒂已于2007年辞世),尽管总是作为一个行为古怪的人出现,但从来都不是主流人物。在本书写作的时期,还没有出现一位强有力的人物把分析运动中的各种冲动或者推动力整合起来。

分析传统中的一些核心思想家“背叛”了这一传统,转向实用主义,而分析运动也进一步受到了这样一些关键的“背叛行为”的影响。大概除了罗蒂之外,目前还没有主要的思想家在实用主义的旗帜下航行。然而,在我们所要讨论的这些潮流中,实用主义在目前似乎最活跃,而且似乎最接近其原始冲动,其部分原因大概就是分析的实用主义在最近的突现。在讨论实用主义的时候,我们需要把原来的运动与后来的发展区分开来,原来的运动起源于皮尔士提出的见解以及人们对皮尔士的回应。皮尔士所关心的是要对知识提出一种后基础主义的探讨,尤其是对科学的格外关注。出于讨论的目的,如果我们武断地把实用主义的第一波限制到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那里,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场运动通过偏离对知识问题的直接牵涉而逐渐放弃了原来的认识论冲动。詹姆士确实对真理问题很感兴趣,但他关于认识论的见解或许不是他的哲学中最成功的方面。此外,虽然杜威的晚期观点也有很多认识论的含义,但他并没有用人们通常采取的那种方式来直接探究知识问题。

然而,在过去很多年来,由于一直有重要的分析思想家有规律地到达实用主义,在实用主义的阵营中便出现了一些更复杂的东西。诸如蒯因、普特南、罗蒂这样的人物是否既不能被称为实用主义者和分析哲学家,也不能被称为分析的新实用主义者,这是一个未决问题。既然后者的关注焦点一直都是认识论主题,我们就可以公正地说,原来那种后

基础主义认识论的实用主义冲动现在仍然被广泛地认为是一种可行的选择。这样一来,下面这件事情便具有一些讽刺意味:事实表明,这一认识论的冲动现在很少得到那些把原来的实用主义思想继承下来的理论家的发展,反而更经常地是由那些对分析运动愤愤不平的追随者来发展的。

在像本书这样一部简短的著作中,为了严谨起见,我需要明确地界定可能的论述的本质、范围和深度。我将集中于这四种趋势而不是其他趋势,这就意味着,很不幸,我将不会论及分析伦理学这个 20 世纪哲学中的重要领域;并且我也不会讨论分析的科学哲学。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维也纳运动原来的重要成员以及与这场运动有关联的那些人纷纷移居美国(例如卡尔纳普、莱辛巴赫等)和英国(例如奥托·纽拉特),所以这场重要的运动在英语世界中就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我把关注的焦点限制在这个时期的这四个主要运动上,这也意味着我无法讨论从目前的观点来看最令人兴奋的四个人物,因为他们的著作不属于这些运动。一个人物是托马斯·库恩,他原来是一位物理学家,后来转向研究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他的开创性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可以被看做是 20 世纪最有影响的一部单行本的哲学文本,比如说,甚至比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1927)或者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还要有影响,比萨特的《存在与虚无》(1943)还要流行。我将不讨论的第二个人物是约翰·罗尔斯,他的《正义论》(1971)被广泛认为是上个世纪政治哲学中最杰出的著作。我无法考虑的第三个人物是诺姆·乔姆斯基,他经常与哲学家发生互动。乔姆斯基在语言学中的革命性著作经常被认为具有重要的哲学含义。我将不讨论的第四个人物是法国的思想家和小说家西蒙娜·德·波伏瓦,她的《第二性》(1949)对于全世界妇女争取平等的权利产生了重大影响。

本书的论述分为七章。开始的一章,其标题为“论解释 20 世纪哲学”,本章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理解哲学和哲学传统的历史之间的关系?在现代哲学中有一个很广泛的信念,即:哲学可以与哲学史分

离开来,实际上必须与哲学史分离开来,因为哲学史充满了无法纠正的错误,因此就只是对失败的记录,没有补偿性的价值。而与之相反,第一章论证哲学与哲学史是不可分离的,并进一步表明后来的理论是在对以前的理论的回应中被召唤出来的。

实际上,即使对哲学传统的历史的匆匆一瞥也会表明,只有少数几位主要的思想家塑造了整个哲学争论,而后者是作为一系列相互的回应和解释而展现出来的。在第二章“康德与后康德的争论”中,我论证说,康德是一位卓有影响的人物,他提出的问题、词汇和主要见识继续塑造了19世纪和20世纪后来的争论。在很多领域中,比如说在伦理学、美学、自然科学、科学哲学中,康德的极其重要、极其丰富的见解都很有影响,但它首要关注的是知识问题。我将论证说,康德并不是对知识提出了一个探讨,而是提出了两个不相容的探讨,即表象主义(representationalism)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在这一章中,我将试图表明,后来对知识的讨论可以被认为是在康德的这两个主题上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变奏。为了给最后一章设定舞台,在这一章中,我也最终论证说,在后康德时代,康德的影响不仅在黑格尔自己所采纳的那种对知识的历史探讨中激起了反响,而且也激发很多理论家对他的那种探讨(那种坚决的反历史的探讨)提出回应。

第三章到第六章将分别描述四个主要的运动。这些运动大约是在一百年前出现的,随后形成了20世纪哲学争论的主线。在这部简短的著作中,我的论述将不得不有所选择,不过,我还是想用一种清晰的、容易理解的方式提供足够的东西,以便使那些不是该领域专家的读者产生兴趣,与此同时,对于那些具有特殊关注的读者,我则提出了一篇论文以满足他们的兴趣。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将提供大量的引文和众多参考文献,以帮助那些对具体文本不很熟悉的读者,并把不同的写作风格的韵味传达出来,以致读者能够做出自己的独立判断。我的意图是要对这个时期的争论提出一个全面的、连贯的、但相对简单的描述,强调对立趋势中的主要要素之间的对话关系,而其中的每种趋势都从自己的观点来追求哲学讨论。既然我所关注的是运动,因此是探究哲

学问题的各种主要方式,关注的焦点就侧重于问题而不是人物。

很显然,我们不可能刚好从 1900 年来开始我们的讨论。既然哲学并没有那种包含了时间约束的明确界限,它也就不遵守历法的命令。我将按照如下次序来讨论这些运动: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大陆哲学、英美分析哲学。我承认这个次序是任意的。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是在 19 世纪晚期开始出现的。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开始于恩格斯,那么它早在 19 世纪 40 年代就开始了,比如说在恩格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贡献中,那是他与马克思在 1845 年共同撰写的著作。<sup>[4]</sup>但是,只是在恩格斯开始采纳了一个哲学家的姿态后,尤其是在马克思去世(1883)后,在他开始撰写的著作中,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才正式登场。恩格斯叙述了那些他赋予马克思的观点,并在哲学上回应了那些观点,而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只是在这种叙述和回应中才凸显出来的。实用主义在皮尔士于 19 世纪 70 年代所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中突然开始出现。这两个运动先于大陆哲学和英美分析哲学,后面两个运动都是在转向 20 世纪的那个时期才出现的。它们也几乎是同时出现的:现象学出现在 1900 年,以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的突破为标志;在几乎同样的时期,分析哲学出现在罗素和摩尔的早期文章中。因此,从时间上来看,我们所要讨论的这些运动大致是按照它们所出现的年代顺序而出场的。

如果我们不考虑时间的维度,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一些其他因素上,例如放在哲学上的亲密关系上,那么我们也可以发现排列这四种运动的其他可能方式。因此,马克思主义和分析哲学之所以联合起来,是因为它们都拒斥观念论,也是因为它们都利用了科学,把科学看做是解决知识问题的灵丹妙药,有时候甚至认为科学取代了哲学。用另一种方式说,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也有一些重叠,因为它们都信奉自然主义——大致说来,即这一观点:不仅自然科学的结果对认识论来说是关键的,而且认识论本身就属于心理学。大陆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与欧洲主流传统相连续,等等。实际上,一旦一个人放弃了时间相继性的脆弱簪片,不再把它看做是排列不同运动的一种方式,那么其他无限多的可



能性都会出现。

虽然我的目的是要通过对这四个运动作一个简单的、容易接近的、相当标准的介绍来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但每一章将不可避免地反映了我自己对20世纪哲学中所发生的事情的看法。第三章所要论述的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那里,我强调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的重大差别。我把马克思主义展现为一个不是来自马克思、而是来自恩格斯的思想运动,而恩格斯则例行公事地声称自己是马克思的代言人,而且也往往被公认为马克思的代言人。这一章将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是恩格斯干预有关争论的产物,然后考虑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包括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它是由卢卡奇和科西克(Karel Kosik)以及霍克海默、阿多诺和(最近地)早期哈贝马斯之类的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引入的。

实用主义的形象在当前很模糊,主要有两个缘由。一个缘由是,我们到现在还是无法确定它的主角,主要是因为,在实用主义的巨大怀抱中,有一些分析运动的“流亡者”。因此,晚近的一些重要观察者,例如罗蒂和普特南,强调说实用主义运动的主角是詹姆士和杜威(罗蒂特别强调詹姆士),而不是皮尔士。另一个缘由是杜威从知识问题上走开了。这表明在让人们注意到实用主义在知识问题上所做出的很有用的贡献时,抵制那种抨击知识论的趋势似乎是很有益的。在第四章“作为认识论的实用主义”中,我把这场运动的起源放置在皮尔士对笛卡尔的基础主义(在现代探究知识问题的主要策略)的批评中,于是,皮尔士就在对知识的后基础主义探讨中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努力。这一章考察了皮尔士对知识论的关注,在詹姆士的真理观、杜威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姿态中的衰败和(甚至)衰落,以罗蒂的那种非分析的实用主义怀疑论而告终。

第五章“作为现象学的大陆哲学”将把这个思潮放置在更大的现象学传统中。有些人经常(但不正确地)暗示说,胡塞尔发明了这种探讨。但是,通过回顾现象学的某些早期形式,我将论证说,胡塞尔是对一种新的现象学做出了一种卓有影响的发现。我们将这样来描述胡塞